



安徽通志

ル 5
1575
116



1875
116

重修安徽通志卷三百四十九

雜類志

摭記

前言往行蓄德之資也述父老之舊聞紀鄉曲之瑣事雖非典要亦好學者所不廢也舊志摭記一卷悉本江南通志所載網羅散軼足擴見聞惟不注徵引何書又自唐畢誠宋韓億外均未繫以朝代補苴罅漏殊難為力茲僅就稽考所及者附案於本條之下餘悉如舊編列以俟後之君子述雜類志摭記

安慶府

唐畢誠有舅氏為太湖伍伯誠入相欲罷其役除一官累遣人致意伍伯皆固辭誠特除邑令楊某使達旨伍伯曰某下賤豈有甥為宰相者耶執役如初

太平廣記
江南通志

重修安徽通志

卷三百四十九

雜類志

摭記

安慶府

隆慶開桐城主簿王虎奉檄同姚孜稽大雲倉米數孜受
重賂虛掩欠折罔報上官虎但署名而已及事敗孜欲分過於
虎乃以橐金暫寄虎虎墮其計遂誣虎受贓官從虎家搜得橐
金虎語塞不能辨憤恨以死孜乃夤緣得脫逾年忽狂叫若有
人毆擊者數日死

江南通志

吳用先撫蜀告歸過巫山偶買一婢熊姓吳察婢似有隱情怪
而問之女曰妾原籍麻城大父以廣文任鄂都寄籍巫山有子
五人俱遊膠庠父名鎮屏以冤繫獄家產蕩盡母計窮賣妾爲
婢以濟獄中之需念父命未保而身淪下賤又遠去以此傷心
言未既用先惻然曰無傷我必全汝時巫山方試童子有黃應
甲者文甚工與熊女年相若詢知未婚遂以女歸之且檄縣申
雪鎮屏事冤得白吳撫蜀有平蠻功而此一端亦可想見其宅

心行事之槩矣歸隱皖桐自號浮渡居士

江南通志

萬曆閒盜躡潛山劫王立達然膏炙之其僕愛童裸體持器力
鬪立達乃得逸去而童被殺又潛山汪世偉者方襁褓父母死
於賊其老僕魏二有幼子懼難兩全遂棄己子懷世偉而逃及
世偉長執役事主甚謹未嘗有德色又王允元亦潛山人爲賊
所執將殺之其僕唐二性蠢樸多力倉黃趨救與賊相持允元
因脫走唐被縛罵不絕口賊寸磔之三人皆義士也而皆出於
人僕可以風世矣

江南通志

左良玉叛兵破皖有一婦人爲所掠手攜小兒方數歲賊驅迫
上船兒墮水死婦大慟曰是兒我幼主也一家數十口盡被戮
止此兒我之所以覩顏忍死者正欲存幼主以延宗祀今死矣
我何用生爲遂罵賊赴水死時懷甯韓簡亦被掠在舟目擊其

事惜姓氏不傳

江南通志

潘為山字成宇皖郡高材生子汝楨為慈谿令以官物為壽祉還之且貽書責之曰陶母湛夫人猶知卻鮓若視我乃出女子

下耶

江南通志

吳嶽秀字幼鍾歷任藩臬立身端介嘗大書一聯於室以自儆曰儼龍見於尸居小心翼翼聽雞鳴而早起為善孳孳

江南通志

方學漸字本菴受學於張甌山嘗言心出於理則放入於理則存求放心者常存仁義而已又云先儒謂心要在腔子裏腔子者仁義也

江南通志

姚自虞字思智子之蘭令海澄時一日方校書公署適家報至欲啟緘在座者將起避蘭曰我父生平無私語因與眾視之書中大抵言為官不患不明不斷患其太過又言每訊獄當為老

人布德次第末減云云略不及私

江南通志

方體乾字青林生平慈讓嘗為人擠於水拂衣去曰彼醉矣臨歿戒其子曰存心惟仁與慈入世惟忍與讓乃為養德其子謹守庭訓為刑官有聲

江南通志

方可遇字翊明孝友端方晚年訓子孫曰人能美名名不能美人今里巷無知動襲聖賢名字徒漫辱聖賢耳又云修飾衣服此最可鄙胸無墨瀋雖羅綺何華腹有經笥縱短褐何陋

江南通志

齊述字柳峯才高而性澹謹嘗曰為學之道只退步二字可以無咎人品以此而全學術亦以此而深後以歲薦不赴選隱居桐之兔濱

江南通志

周徵出字省園家訓云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此為人子言非為人父言也舜惟知此所以為孝瞽惟知此所以不慈孔子曰君

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各欲自盡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

江南通志

潛山某某好勝人人規之不受一日於書室後構一椽為息游之所客至求題楹客援筆云雖是退一步卻非第二層某悟遂以謙退名

江南通志

望江漁人施釗生而忠厚樸直四十始有妻及九十見曾元孫矣子孫皆習其業朝則刺艇捕魚暮則家人相聚治生具士大夫就問先朝遺事言之歷歷有徵凡鬪訟者杖策往解以一二語莫不斂手退曰罪過煩長者篤老猶曝背結網曰毋為徒食也孫輩亦使讀書識字曰如此足矣漁之子恆為漁變化更俟後人耳及百歲好事者爭以新衣易其舊繻袴以為吉祥又數年疾終子孫請遺訓曰為善

江南通志

楊楫字汝駿坦衷曠度與物無競遇拂逆相加輒理遣情恕未嘗與校兄弟析產田地取其瘠者奴僕取其老者曰吾子既多且長稍克自立弟輩子幼非藉先業難以自存也

江南通志

徽州府

婺之丹陽鄉有還珠里相傳有販珠商經此擔夫途聞憾商欲首商漏稅語泄商遽以珠密寄於逆旅主人比訴官搜囊篋無所獲擔夫受妄言之罪商念倉猝寄託無左驗况經訟有司詎肯還我遂徑去比至五嶺則主人已憩松下曰我攜若所寄還若請驗封識商出望外欲中分酬之翁不受而去人義之旌其

里曰還珠里

江南通志

嘉祐閒內翰汪藻之父穀為泰興令歲大水壞禾稼轉運使督秋輸不少貸諸縣令惶恐聽命汪獨悉蠲之使大怒文移如星

火事聞詔知諫院龔鼎臣安撫淮南至泰興部使者皆從龔立諸縣令庭下數之曰人饑不能自存而汝必欲得租為民父母當如是耶泰興令可尚也乃會部使者郡守食堂上泰興令與焉即封章上薦當時兩賢之

江南通志

汪藻少在郡齋每獨於墟亭中避人為文同舍迫而觀之乃擬草制詞也眾竊笑後果入翰林為代言之選

江南通志

樞密汪勃自政府歸里常時杖屨雜農圃閒人不盡識也偶自外歸見囚首者自第中出問之方因賣薪入宅有忤勃愀然不悅曰爾何以歸見家人乃脫己帽授之而已不冠歸家人怪問不應亦不復冠懇請累日方復冠曰汝等去他人之巾猶去我之巾也其厚德如此

說齋隨筆 黟縣志

汪廷直微時與里人女約婚後登第所約女喪明女家使人來

謝汪不可竟成婚敬愛甚篤劉庭式事不得專美於前矣

江南通志

王汝舟字公濟婺人守南劍州致書諫議陳瓘求教瓘答書言境內有賢士吳熙吳儀好學有守介而能通善自韜晦莫有知者閣下好賢禮士倘使其名自此彰非惟敦獎行義亦足以上助朝廷求士之意政之大者宜無以加王在州多善政州人祠祀之紹興中猶遣人至婺繪王遺像以去

江南通志

王汝舟謝政歸以名德為郡縣長所敬慮人干請榜於柱曰疇昔居官惡人請託今茲閒退豈宜躬蹈來者幸勿有言有問以為政之道者惟勸之寬賦役為國恤民嘗語人曰閭里鄉黨要在輯睦恩多怨少則胸中常暇小民尤當戒以爭訟耗貲致饑寒失身也聞者轉相告語訟許為衰

江南通志

自睦州青溪縣界至歙州路皆縈紆鳥道僅通單車方臘之亂

待制曾孝蘊出守但於兩崖上駐兵防遏下瞰來路雖蚍蜉之
微皆可數故賊不敢犯境

江南通志

謝復字一陽學於撫州吳澄有得人從而問知曰行問行曰知
其人未達乃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非行乎未之能行惟恐有
問非知乎知行合一學之要也祁門令從而問政曰辨義利則
知所以愛民勵己矣

江南通志

錢仁友字德輔明初知休甯縣有蝴蝶大如扇忽變怪鳥散集
鄉村居民設禳仁友往視擊斃之怪遂息

江南通志

績溪儒學舊在縣東正統閒知府孫遇按視之隘而將圯欲更
焉市南方士旭有屋基千餘步在縣治西嘗有相宅者曰居此
當掇科第士旭卽白府願獻以建學宮遇義之命受價士旭曰
我家五世單傳幸生四子衣食頗饒豈爲利獻遇以革稅課局

基易之曰民以義獻官以禮求當勿復辭士旭始受命

江南通志

張貞字國興平度州人明成化中知徽州數進諸生談藝於時
學宮產芝大如扇明年科第甚盛又嘗修漁梁鳩工伐石銅羅
山中石枋山且裂適報貞至傾穴出迎山驟崩得不死者三百

人

江西通志

歙東鄉有張翁者家雄於貲年近五十無子妻勸之置妾乃挾
白金遊蘭溪有負貸鬻其妻者給翁曰妹也翁買之昇至館婦
泣不已翁問誰鬻汝者曰夫也翁亟命昇還之不取買金且別
與金以資生計夫婦感泣翁歸不二年妻連舉二子

江南通志

周紳字子書嘉靖閒應禮部試當事者慕其才名欲以關節羅
致門下紳力辭之曰進身之始詎容苟乎遂落第授處州判政
績顯著歸老後惟以講學爲事

江南通志

周尼婺源胡元靖繼妻也元靖先籍德興授岳池主簿署縣事以前妻子受賊被論周徧謁縣之有力者合錢償之得出獄元靖憤子不肯不肯歸留岳池與民雜處拮据為活凡十餘年死僕從俱去周獨攜兩婢扶櫬歸自蜀至婺源數千里倚櫬坐臥抵家召前妻子扶櫬歸德興葬訖子與婦均無留養意仍歸婺源依曩時保媪遂為尼且併埋前妻之骨而前妻子亦蕩敗與婦俱死尼又收葬之鄉人重尼節築菴居之

江南通志

萬厯閒婺源山民余屹者老無子撫姪為子一日父子採樵入山遇虎搏屹傷肩項仆地時子年十二以所執挺擊之相持良久虎釋屹眈視欲搏其子子又以挺擊之遂逸去父子獲全

江南通志

方良曙字子賓以應天尹歸老嘗手自舂粢以供堂上飯客過

而訝之良曙曰我不至乏力欲以手舂志劬耳

江南通志

尚寶潘士藻字雪松嘗言為善須要直捷發揮得出從心中脫體做去不必瞻前顧後凡事無所為而為倒底天自有安排恰好處故曰君子修之吉

江南通志

鄭燭字景明鄒東廓門人也仕終河間府判人見其衣冠質樸謂之為率真鄭曰率真未易言先須識所謂真者何如

江南通志

洪垣字覺山所學得之湛甘泉嘗語人曰心地常使有餘裕地步常使有餘閒則隨我所往自然寬博有容又曰大事小視之則可以見大變事常視之則可以處變若小而為大常而為變則方寸先自擾而叢脞隨之矣

江南通志

汪士達博學工詩任山東蒲臺縣丞從直指登泰山見秦碑無字直指以秦滅詩書疑之對曰此碑外所加石韜內有李斯篆

文金字因朗誦其文直指驚歎歸老後與邑人結鄆山詩社著有改韻譜鄆山詩集卒年八十有六江南通志

戴思孝字永言讀書取友以道學自勉謂吾儕居近紫陽歷世未遠先賢一脈相承不忍聽其中絕也新安士行為之一變江南通志

金鼎鉉字象源東修惻悃子自皞登科馳書勸之曰塞運初通留不盡之藏還天地善根勿撥積有餘之慶貽子孫當時以為

名言江南通志唐祁父嘗貸某金後某偽以失券告而索金祁曰券雖無事則有如數償之既而某復託一人以前券來索祁曰事雖偽券則

真復償如前人以爲笑祁曰我感其初之能急吾親耳後舉歛鄉飲賓子鴻舉成進士江南通志

唐正涑字季暘樂施予里中橋梁道路修治不遺力每日古人以道弗覘國吾族聚此而蕪穢毀廢獨不繫家運乎況仁心及物亦惟力是視不分大小也江南通志

黃元耀性溫厚嘗失夫己氏意闢其家閉門謝之夫己氏呼其名詈曰以瓦石撞爾屋不百不止也應曰唯唯家人憤甚欲出

鬪弗許擲瓦石者果滿百去或問何能忍至此元耀曰昔人愛屋而及烏今我不能使彼愛人而及屋我自尤之不暇而暇尤

人乎江南通志汪大業字簡宣少從其族大父念祖者學念祖嘗訓之曰文貴

步虛行宜切實文不虛不靈行不實不篤江南通志汪皓字維晦生平省躬視履一循乎理不信禱卜見人爲之者

輒曰此胸中無主耳理所當行雖凶猶吉行悖於理卽吉亦凶

也

江南通志

康熙間延平廖騰燿宰休甯江潭有積竊素為鄉里患廖拘至諭以改行各鄉安枕未幾邑人有以剝股療母舉孝子者詢其人即積竊也遠近驚嘆謂王彥方化盜牛人復見於今矣江南通志一九和尚少時父為虎所搏一九揮拳擊中虎眼眼珠迸出奪父屍於虎口負歸翌日獨持械入山求虎鬪殺之邑令旌其門曰孝勇後於石金菴為僧以苦行稱江南通志舊志有陳金汪光翰二條移入名宦義行

甯國府

諸葛恪為丹陽太守嘗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出手引入恪令持去故地即死參佐問之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所謂兩山之間有精如小兒名曰侯囊者是也江南通志按此條本搜神記

蕭琛為宣城太守時有北僧南渡惟齋一瓠盧中貯漢書云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琛甚珍之

江南通志按此條本梁書蕭琛傳

許棠久困名場咸通末馬戴佐大同軍幕棠往謁之一見如舊識畱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忽一日大會賓友以棠家書示之啟緘知戴已潛遣人邨其家矣江南通志

太平之龍門鄉有浮田計黑壤三百餘畝若萍鋪水上隨水升降踐之俱動厚不過數寸其下清冷莫測旁有實土不浮周繞之凡田縱極膏腴一秋稔外無別產此則每歲麥秋滿壤而又有不種自生之草其實可食斂之日得斗許夫土藉水載而不逐水流水潤土以生而不決土以潰亦異聞也江南通志

宣城之東鄉有仙女橋相傳谷麻村有麻氏女及笄未受聘父

母並喪遺二幼弟嘆曰我去二孤將安託遂不嫁撫之長與納婦同居終其身里人異之稱為仙女嘗捐釵構橋以便行人遂以名之

江南通志

孫自修字敬夫從朱子遊時宣州正學衰息自修獨卓然以儒者自命每舉禮儒行飲食不淫居處不滯二語謂儒者之立立於義理而已欲勝則義不立不淫不滯所以立義也

江南通志

徐旭字啟東以訓導校河南鄉試舟次有同事者受託代為輸款旭從容拒之其人請不已旭乃厲聲曰君不畏國法獨不畏天地鬼神乎吾輩生平讀書無以報國惟盡心所事可補萬一乃敢爾耶

江南通志

戴儒為荊州府同知致仕歸隱居宣城之黃池別業操履嚴介歲歉乏食鄰家有桃實踰垣家人或欲取之戒曰甯可餓死五

品大夫豈以一桃失節

江南通志

張槩字士儀五歲受書即能了了夜聞雞聲呼其母曰小學云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今雞鳴矣何不起母笑曰汝纔讀書便知其義耶曰便當行之豈徒知之而已

江南通志

宣城有降乩者一日徐肇家乩書節婦詞一章且謂節婦居村西北七十里可問吳肅公徐以詢吳乃知吳有妹苦節十餘年長齋紡績贖既鬻之祖墓以葬舅姑逮一女出嫁遂絕粒而死

江南通志

吳霖字良濟以布衣講學與白下翰林焦竑甚契嘗語學者曰吾人任舉二論中一語皆可終身由之莫能盡矣何泛涉為

江南通志

宣城徐翁尚書元泰之父也官浙江某縣典史偶以言忤巡按

御史受扑責羞憤自免歸時元泰與弟元氣皆失學翁每流涕曰而兄弟皆廢學吾無後矣因流涕述受扑事元泰兄弟乃發憤下帷相繼登第元泰謁選得某府推官即直指之鄉也私喜得報父怨瀕行置酒親友畢集候翁出翁稱疾堅臥不起元泰入跪問故且言此行冀得報夙怨何反不樂翁曰此我所以病也吾為小吏當日誠不為無過但直指稍過當耳且緣渠扑責激而罷歸教子以有今日則直指乃我恩人汝思報怨我所以病也汝往當以我言開心告之元泰唯唯翁乃起時直指久失職家居聞元泰來甚恐郊迎盡禮元泰首述父命誓無芥蒂自是情好甚洽後翁躋大臺三子皆成進士兩登九列焉江南通志杜存性字寅和居貧不苟取每語人曰奔負勿悔著人窮勿失信其言雖俚而甚質江南通志

胡夢龍令棗強父尚洪戒以三事曰額外不可征也暮夜不可受也非法不可刑也後子孫俱以廉潔世其家江南通志

瞿鐵字永賓守己以正有奴背主而來投者獻田若干畝卻之曰汝今日因主弱而投我安知他日不因我弱而他投乎江南通志程良振以孝行聞甯國令來者輒欲旌之則曰孝庸行也以此市名何忍焉江南通志

湯開運字無我以不逮事父母為憾年長於其庶出叔父幾二十幼課以經長受以業寢食同之曰吾不及見我父見諸父如父焉康熙初以歲薦仕中書晚歸益粹於理學每日學以本諸躬行者為至江南通志

周夢鼎字汾頌生平孤介適與邑令善歲除有以鏹數十求言於令而納仇人於獄者夢鼎叱去曰斯時獄中人我且捐金代

贖使歸以甯其家况從而納之耶其人慚退江南通志

劉蘭生字君徵父為臺諫或誘之曰君以公子稍事請託何損生平而徒自苦為蘭生曰倘我父而老於諸生也我亦將事請

託耶江南通志

汪象琚字繁珩幼時家夜被火有批其頰而奪手中物去者固熟識也象琚置不言晚年子弟問及象琚曰事已過矣知其人則不復忘不如不知之為愈也江南通志

宣城施閏章康熙己未以應博學鴻詞試居京邸其家寄雲樓下有老梅四月開花四枝俄而邸報至以

廷試列高等改侍講而城內孫茆二編修與南陵高檢討一時四詞林果符四花之兆江南通志

康熙丁丑年漁人漁於南陵城北河忽見水面深綠色乍滅乍

起以手探之得錢盈把因再漉取得錢甚多皆開元通寶文江南通志

張金度字旭原康熙間以舉人知邠州有惠政揭聯於室中曰

富貴功名須要自然而至者仁義道德務在勉強而行之江南通志

涇縣查氏女適包某包生而奄長不滿三尺並不能行立氏安之左右奉侍年三十餘而包卒人勸之嫁氏泣曰余無夫婦之

道而有夫婦之情矣遂終其身不肯去舊志

池州府

東流與彭澤接壤相傳陶徵士種菊於此故縣曰菊邑江曰菊

江江南通志

威烈江將軍子五居至德鎮梁太清時侯景兵自采石渡江子五欲至歷陽邀其歸路朱异以為不可及景偏臺城又以中旨

促之使戰子五與其兩兄子一子四直砍賊壘殺數百人後隊不繼賊以戈擊其兄解左體子五呼曰與兄俱出何忍獨返遂

戰死 江南通志

按梁書江子一濟陽考城人侯景自橫江將渡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邀之其副董桃生家在江北因與其黨散走子一乃退還南洲復收餘眾步道赴京師賊亦尋至子一請開承明門挑賊乃身先士卒抽戈獨進子四子五見事急相引赴賊并見害與此異

孫冕於天禧間知蘇州府甫及暮即大書廳曰人生七十鬼為鄰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閒身去年河北曾逢李今日西河又見陳寄語姑蘇孫太守也須抖擻老精神乃拂衣去隱池之九華山 江南通志

乾道中池州竹生穗實饑民爭食之知州魯晉繪瑞竹圖以獻章服上疏劾晉曰物反常則為妖竹非穗實之物是反常也竹生實則林必枯是妖也以妖為瑞是罔上也况饑民有食糟糠者有食草根木皮者食土之似粉者豈以是為珍於五穀哉猶愈於死而已嘗牧民願使民至此猶以為瑞而獻之上乎邪佞成風漸不可長晉遂免官 江南通志

諸大道嘉定間孝子父令青陽死即葬百丈潭大道築廬守墓洪武初廬猶存開平王常遇春追趙普勝過此題詩旌之 江南通志 姚鏐謹厚樂施予族黨多貸其金者鏐老取逋券悉付諸火語子孫曰毋遺此以累汝輩他日或以財賄致傷戚黨式好之情損德多矣 江南通志

丁旦字惟寅文恪紹軾之父持躬勵學嘗以二語自省曰纔仆

卽須硬掙立起有過卽須暴白不瞞江南通志

葛財傭工也代人樵汲積數十金見西關舊河無津梁盡出其

貲造木橋二十餘丈從此往來如坦途今橋址猶存江南通志

吳世煜字穉明遭賊亂負父出走賊欲斫父世煜求釋詭云願

爲向導搜四鄰賊許之遂釋其父世煜計父去遠乃厲聲叱賊

曰生己之父而殺人之父非仁全己之孝而毀人之孝非義頸

可斷向導不可爲也賊怒殺之江南通志

舊志有柳世恩韓藻二條移入宦績流寓

太平府

洪武中當塗縣民有毆死孕婦律當絞者其子乞代父刑詔大

理寺詳議鄒俊議曰子代父死情固可矜然死婦係二人之命

冤曷由申犯人當二死之條律何容貸與其存犯法之父曷若

全無辜之男詔可

繁昌田夫夏廷美一日聽張甌山講學謂爲學者學爲人也爲

人須學爲真人不可爲假人夏憮然曰吾平日爲人得毋未真

耶從此學問有得每日天理人欲只在迷悟閒悟則人欲卽天

理迷則天理亦人欲也江南通志

吳一驥字純所萬歷閒爲湖州府同知適有柄臣家悍僕辱縣

尉尉不敢訴一驥執而笞之僚屬爲之危一驥曰以天子命吏

撻宰相家奴何懼爲江南通志

胡季瀛守太平日慕蕪湖蕭尺本能畫三訪俱辭不見胡怒時

新修采石磯太白樓成遂於案牘中入蕭名攝之至卽送入樓

令曰畫壁成當釋汝尺木生萬歷閒至是已年七十餘方抱病

不得已爲畫匡廬峨眉泰岱衡岳四大名山凡七日而就遂絕

筆今登斯樓者嘆賞不置畫與樓俱傳矣其事與沈周絕相類

江南通志

江南初入版圖有裨將於蕪湖掠一婦人義不受辱衣服上下

縫紉周密其夫訪而贖之不許婦悲憤投水死至晚泊舟舵前

窸窣有聲則婦尸在焉以篙逐之次日泊舟尸復至乃舁而棄

之岸月餘裨將坐船頭忽大叫曰婦又至矣自投水中死江南通志

楊穀汝順治間以中書奉差偏沅歸垂橐蕭然客問之則曰奉

母者武昌之魚贈客者衡山之雲江南通志

太平府學大成殿四柱皆丈八之圍一柱損壞徧覓無中度者

惟書院中有白果大木一根而短二尺餘秋九月大風雷雨此

木拔倒土中尙有二尺餘寸足中柱材夏折聞見錄 新增

廬州府

無為州鐵佛因禪師有僧問如何是為人消息師曰新月有圓

夜人心無滿時江南通志

侍郎包令儀孝肅拯父也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者不得

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刊石立於堂東壁江南通志 此條本包孝肅集

包孝肅拯子縉為潭州通判卒無嗣先是孝肅有出媵生子育

於外縉婦崔素撫其母使謹視之及縉死乃取之歸名曰縉人

傳包無後不知實有嫡嗣在也江南通志 此條本包孝肅集

米芾知無為軍時蝗不入境鄰縣移文咎芾謂驅蝗入彼芾判

其尾云蝗蟲本是天災非干人事擠排敝司既能遣去貴縣何

不發來相傳以為名語江南通志

吳尊字橫溪侍郎光義之祖也嘗以形家言卜得生壙族屬復

有以形家言奪之者尊曰此一塊土為爭端而薄宗族吾何忍

焉遂棄之子廷弼字守溪當光儀令仁和時或言以茂宰父何不一覽西泠之勝廷弼曰吾為子之事未畢敢言為父之樂乎以尊猶未安窻窻耳負土事竣始一往視見光儀貌少瘁正色曰精神用在一處自無不足汝我一子而仁和萬人父也汝不負為萬人父即不愧為我子矣

江南通志

張繼道字襟海無為州人孝友篤學萬厯閒長子克俊宦秦中次子克佳為青州司理每誡之曰與其使人畏不若使人愛又曰莫信喜時情莫縱怒時刑臨終賦詩有溫飽原非今日計溺饑獨抱古人憂之句

江南通志

翟道人從兵部侍郎吳光義自陝西來無為寓西城外謝家莊者二年光義嘗語道人汝當何時死曰欲死則死早晚隨意耳崇禎時遊燕西山光義在朝遣使迎之荅曰我不來即當有書

來越旬日光義騶從出正陽門忽小僮投一札自與中開緘視之惟知足不辱四字光義乃挂冠歸

江南通志

姥山在焦湖中一峯卓立萬頃茫然崇禎時知府嚴爾珪建浮圖於其上所費不貲惑於諺所云姥山尖一尖廬州出狀元也方成四級而嚴去有一老儒過其下語人曰此為廬之劫殺方浮圖如植劍槩自此將刀兵忽起未幾流寇突至江北和含廬

江舒巢俱陷郡幾不保老儒之言驗矣

江南通志

趙觀乙合肥推為學者嘗榜其齋柱云立心行善非求福教子知書不為名

江南通志

傅時雍字堯黎謹言行篤氣誼一友人病垂亡酷暑急謀喪具時雍即呼匠到家代為治之其妻曰今日為兒製學中吉服而雜以凶器恐不祥時雍笑曰吉凶數也何害

江南通志

土橋鎮句者不知何許人時曳竹持筐句於市叩其姓名笑不
答有客寄囊金於市僧僧受而潛置臥內其妻曝所藉草不知
有金也久之客索所寄囊僧索諸婦婦覓不得窘且投河一市
皆聞句聞趨至曰我於路上草中得之者奈何苦而婦也取囊
付僧封識如初客願分半與之句銖兩不受後不知所終江南通志
舊志有陳金楊宗朱震孫日龍李善胡仕祥六條移入孝友
義行又有李先秦已見義行吳光義已見宦績俱刪

鳳陽府

連庶為壽春令縣有淮南王舊壘在山間州守議取其甃為城
庶曰弓矢舞衣傳之百世藏之王府非必可用蓋以古之物傳
於今尚有典型也壘因是得存江南通志
呂夷簡四子公弼公著公爽公孺皆穎異夷簡與夫人語四兒

他日皆顯重但不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
使小鬟擎四寶器盛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
聲獨公著凝然不動夷簡謂夫人曰此兒必作相元祐中果大

拜江南通志

呂公著當父夷簡秉政時自書肆中投應舉家狀敝衣蹇驢謙
退如寒素見者雖愛其容止亦不甚異既去問書賈知是呂廷
評乃始驚嘆江南通志

明高帝自金陵幸濠州父老經濟等來見帝與之宴謂濟曰我
與諸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故鄉念鄉人遭羅兵難以來未遂
生息吾甚憫焉濟對曰久苦兵爭莫或甯宇今賴主上威德各
得安甯勞主上垂念帝曰濠吾故鄉父母墳墓所在豈得忘之
然吾不得久留此父老宜教導子孫為善立身孝弟勤儉養生

鄉有善人由家有賢父兄也濟等頓首謝皆懽醉而去翌日帝謁陵還邸舍謂博士許存仁曰吾昔微時自謂終身田畝耳又遭兵亂措身行伍亦不過爲保身之計不意今日成此大業自我去鄉里十餘年今乃得歸省陵墓復與諸父老子弟相見追思向時良可感也越日將還金陵謁辭陵召汪文劉英謂曰鄉里親故愛厚者惟足下二人先世陵墓所在公等善爲守視仍賜英文綺帛米粟又蠲鄉縣租賦父老皆懽悅再拜曰感主上恩德無以報也

江南通志

洪武十六年八月遣中官張林取鳳陽親鄰二十家至京既至衣服藍縷不能朝見命尙衣監每人與衣帶靴帽次日早朝罷張林引入謹身殿朝見帝謂曰朕與諸父老別久不得敘布衣故舊之情矣命於奉天殿左廡下筵宴光祿寺奏二十家筵宴

訖桌席無處收上命禮部每人與黃龍袱包去免謝恩送會同館安歇次日朝罷又召二十家人見攜覽宮殿朝見皇后命每人與蘇木胡椒各一斤路費鈔五十貫帝賜宴亦人給鈔五十貫謝恩畢帝親送出西長安門叩辭馳驛還嗣給事中徐日新傳旨鳳陽親鄰老者道途遙遠江河雨雪往返爲艱今後不必來在家每逢時節炷香祝天地教子孫讀書遵奉鄉飲酒禮東魯山西魯山馬鞍山萬歲山聽其鞍馬出入行鷹放犬採獵打圍可也

江南通志

壽春隗士騏明季遊京師一日偶與大璫奔璫忽忖曰昨有朝士詬予予思暗擊之隗不應方對奔閒璫又曰予以礮暗擊汝士汝將若何隗曰公躬近至尊彰瘡爲天下懲勸所擊士可擊則擊之何以暗爲璫笑而解礮與士皆象戲目也後朝士聞之

以百金謝固卻之

江南通志

臨淮諸生宋吉士喪妻人勸其再娶則曰予聞之曾子高宗以後妻而殺孝已吉甫以後妻而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下不及吉甫故不更娶也

江南通志

何欽字大敬世業醫至欽益邃其術遠邇求診視者不可勝計學者請教則曰醫在通經學古而已汝欲究吾術盍先讀易以察時變讀禹貢以識九州山川風氣然後博極方書歸約於內經可耳

江南通志

明末鳳陽司理南昌萬仲實丁母憂將去臥疾未行而流寇突至鳳陽故無城徧署索理官甚急仲實子元亨遽衣父衣出大呼曰我官也大罵賊賊怒斫數十刃死賊乃去仲實得免陳宏緒為著萬孝子傳

江南通志

吏部劉體仁字公馘在鳳陽與其友蘇銘孝廉往龍興寺與某禪師叩擊竟日晚歸遂化去是夜銘夢體仁來微笑吟曰六十年來一夢醒飄然四大御風輕與君昨日龍興寺猶是拖泥帶水行

江南通志

舊志有黃璫一條移入流寓又有雙孝娥蘭芳桂萼已見列

女刪

穎州府

宋韓億字宗魏仁宗朝以參知政事知亳州子綜為西京倅來省億問西京疑獄綜方思之未對億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倅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憶細務不舉可知欲杖之賓客力解乃已

江南通志

王尚循字淡父遊南雍折節讀書題楹帖云過也如日月之食

復其見天地之心江南通志

李琮極孝母死葬潁城東清河北渚嘗夏水泛漲李憂塋之蕩於水也沒水插竹識之比水落隨竹游成窩勢堪輿家謂金盆荷葉形也環塋皆李指揮地指揮思破其龍脈捨地為漏澤園以埋諸無主之骨堪輿家又謂眾星拱月形也其後子孫科第相繼葵登成化丁未榜增登嘉靖乙未榜貞登隆慶辛未榜人咸以為李氏世孝所致云江南通志

王道增登萬曆庚辰第選西安推官方巡查漢中丁母喪即索馬夜行有五虎阻於道道增大哭虎逝去後入臺出巡甯夏河東道多著邊功楊應龍反詔李化龍統兵平之時道增為布政主兵餉餘丁十萬有欲以之充別項者道增不肯私時論重之先是道增在臺以劾大瑞得罪出為楚參藩時適李贄為僧於

龍潭橫口詆訶簧鼓末學從遊甚眾道增為文聲其罪而逐之侃侃正論深中流弊贄不能難江南通志

張寶素講性命之學有羽客嚴碧虛來與之遊博洽變幻謂實曰吾有黃白術非人莫授願以授公實辭以儒者無事於此碧虛臨去畱一方藥一粒棄筥中十年一日有友劉訪曰嚴藥曾試否實曰黃冠多誤妄何試為劉請辨藥具試之每藥一分鎔銅十兩須臾成良金劉鼓掌大噱深為嘆異而實絕口未嘗及也生平孝友文行遠近無閒言後以明經授遼陽斷事江南通志
潁州鎮撫舍人鹿剛生子鸚雄健多力運刃重六十斤怒激氣發筋露髮豎骨節有聲身長目微斜左手最捷與人撲多以左勝嘗擲都司門前石獅子於井數十人取之不起鸚隻手引出之與劉鳳為友鳳謹厚韜晦不以力加人鸚毆人鳳每解之一

口毆人鳳論不應鳳掣其肘及歸覘肘上五指印皆青色鳳之力更異甚也鳳後以殺流賊功朝議授錦衣百戶世襲而鸚適殺人官司求之急其兄恐禍及族也醉而溺諸河遂死命下莫敢應事遂寢鸚後顯靈山中今土人所祀鹿將軍廟猶赫云江南通志

徐惟適揆方讀書強記人有遺忘者質之即指曰在某書某冊某頁中百無一爽書桃符於門云上天特命為寒士小子惟思學古人頑守見而奇之停驂造訪徐踰垣避之江南通志

王質字夢瑾自永樂閒登朝出為外藩入居內輔勞勩終朝無纖毫過失自奉不異布衣時每食蔬菜終身不厭時號為青菜王江南通志考功薛蕙常曰上帝固曰天吾心亦天也鬼神固曰神吾心亦

神也小人妄意神道為茫昧故肆其惡而無忌憚謂天為弗知而吾心已知矣謂神為可欺而吾心已不可欺矣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民之聰明即天之聰明也不然億兆至眾天將竭聰明以伺之不亦勞乎江南通志

皇極教倡自河南毫民惑之者甚眾順治十四年知縣陳大綸及生員范文炯王邦翰等設法擒剿始除江南通志甯掄字獻賢子世簪康熙閒授翰林編修每訓子曰違心之事一件不可行傷心之言一句不可說江南通志

康熙閒亳州有女子本北人幼隨父母避仇來毫賣腐十餘年積貲二百金女長有邑鄰里欲聘之父母計親戚墳墓咸在北且日久仇盡盡北歸嫁女乃僦裝僱二驢與母女乘而父徒行以從纔二十里見弓刀兩騎來突挾女上馬疾馳不顧父母追

奔數里哀號乞女騎弗許父母曰吾有五十金願贖女又弗許三請罄其二百金騎取金仍挾女去父母號呼不捨騎拔刀並殺之復行數十里女見道旁有井佯言口渴索水騎以孱弱女子也許之下馬取水不得汲器女指曰前高樓中無汲器耶遂一人守女一人往取汲器女伺守者少怠躍入井中守者猝無計取汲器者至乃以汲繩縋一人入井以繩縛女引之出復縋繩引救女之人井上者方鞠躬下視垂首力引女乘勢極力推之遂并墜井女乃跨其馬奔高樓家訴其故村人齊赴視井果有二人其一折頸死矣眾引其一出女拔刀斷其首囊金咸在報之州守守爲驗實大奇之曰汝父母盡歿隻身歸北誰與汝主者吾嫁汝可乎女頓首泣謝乃迎入署擇所拔諸生某厚匱以嫁之

江南通志

亳州女子王四姐幼字李範同之子殿機範同爲叛案牽連妻張給配象房校尉王福殿機甫三歲隨母因冒王姓後充校尉革退賣身鑲紅旗厄爾庫爲奴與王氏家久不相聞王氏叔與兄偪令改嫁四姐知夫尙存之死不從康熙二十八年年三十四匍匐至京流離顛沛瀕死者數矣乃遇殿機於厄爾庫家已配婦蕭厄爾庫重其節義願不取身價許斷出殿機并蕭氏與四姐同歸經巡城御史阿爾賽

題請下部議聽與王氏完聚

江南通志

舊志有卜宣任翼宸司瑒三條移入孝友義行祥異又有王敷政已見孝友周太和已見義行刪

滁州

羅畸元祐閒爲滁州法曹或曰滁貧陋如之何畸曰此歐陽公

醉鄉也香泉萬斛以為供億白雲千頃皆我官田何謂貧陋耶

江南通志

趙相本衛所百戶以鄉薦除寶慶府推官清介不名一錢凡有

所餽輒謝卻曰吾姑留此遺我子孫

江南通志

潘運皞字熙仲五歲甫讀書父問兒何志對曰立身行道揚名

於後世康熙閒授舍人有文名

江南通志

滁州學宮祭器及編鐘等項皆元至元時所鑄古雅可觀城西

鐘鳴寺鐘銘用陽識元後至元四年郡守劉琪鑄琪既鑄鐘建

樓曰鳴遠樓欲使環滁宵傲夙興非為寺觀設也明郡守戴瑞

卿改建鐘樓又為菁莪館於樓前以教育士子今乃易為寺使

僧居之失其意矣

舊志

清祕述聞引柳崖外編云人傳王偉人先生庚辰鄉闈中主司

擬解首本房為署寶雞令全椒郭元灝請改置第七間其故則

曰某家凡入鄉闈所取七名多中鼎甲如某某皆然請再以試

此生主司許之王果以辛巳狀頭入詞館

舊志

和州

胡澄字景濂天順閒歷縣令州倅生平清慎好學嘗訓諸子曰

吾為吏十三載不敢有毫末私懼不類於先人也汝輩其體之

有書數櫃作藏書記以授子曰是足以遺汝矣令世世業此者

守之

江南通志

蔣銘性耿介孝弟其子已與賓興遂以世業百畝盡讓與弟謂

子曰汝進用有日矣務竭忠以報國可勿為囊橐計也

江南通志

舊志有魯國俊一條移入忠節又有張叔宣已見名宦魯一

播魯一惠魯可為已見忠節刪

廣德州

李徵儀字于來萬歷間為御史適中貴傳旨經營臺榭煩費不
貲徵儀抗顏曰今上富有四海即以中民十家產奉清宴歡亦
何不可然以一家計之必先飭治所居為子納婦然後以其餘
及耳目玩今所急應不在是中貴諸人舌橋不下徵儀曰但奏
御史李某云云可也語傳禁中遂報罷時三殿未建諸王未婚
故語及之江南通志

夏元和字節之以通判權關臨清嘗榜廳事後云摘蔬尋別味
種竹映虛心竟以潔己盡瘁卒於官江南通志

建平知縣杜鳳梧山西太谷人嘉慶二十年卒於官繼妻衛氏
既視舍斂集家人以子洵潯洞及女仲貞為託家人察有異請
畱身撫孤衛氏曰吾已吞金矣須臾而死巡撫胡克家為請

旌於朝方鳳梧疾困時女仲貞割股和藥以進不效歿後妾高氏雉經

家人救之得不死時以為一門節孝舊志

六安州

何叔度子尚之義熙末選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治渚
及至叔度所叔度問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
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
嘗往豫章定省送別者甚眾後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親舊無
復相窺者矣時服其言之明達江南通志
焦煥建炎間赴試京師旅中主舍婦失一金釵為其僕所獲即
行數日方告煥煥遽返而還之或以試迫告煥曰此婦失物必
疑其左右捶楚急則赴水投繯勢所必有吾不忍以一第故誤
一命也既還入京已過試期而以場屋災仍得人試舉第一諺

曰不因場屋火怎得狀元焦亦奇矣江南通志按此事或作焦茲

元至元間知州王大有當春時詣宣聖廟聞羣蛙鼓沸意謂清

廟不宜有此或曰以草灰布之中毒自斃或又謂網罟可殲大

有曰獨何忍傷其生乎使學正視於土神翌日寂然從此遂無

蛙江南通志

郭淵字濟川汾陽裔也明初定天下民以占民籍輒為吏撓惟

為丞相奴則吏不敢侮因欲相率為之淵阻之曰民雖賤王民

也奴雖貴人奴也使世為人奴與王民孰愈民愧而止江南通志

金天爵字理源嗜學孝友愛兄子逾己子而督率甚嚴每日姪

也孤愛之不當僅若己子然使姑息不令有成即愛姪反不若

愛子矣江南通志

鄧夫人總戎黃鼎妻賢而有才略流寇躡六安鄧禦之於白湖

灣殲其帥閣部史可法旌之曰翟第龍韜江南通志

崇禎末張獻忠攻陷六安屠民墮城去時總兵王憲頓兵安豐

塘下三日不進萬民以傾明年憲道經安豐頓兵處暴雷震死

江南通志

泗州

歐陽觀修父也咸平間為泗推官讞死獄每徬徨求其生夫人

詰之則曰吾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夫常求其

生猶失之死而況常求其死乎江南通志

吳師禮錢塘人知天長縣擢司諫工翰墨徽宗嘗訪以字學對

曰陛下御極之初當志其大者臣不敢以末技對江南通志

戚杰字翰川少聘花氏女未婚而瞽戚年十八登進士擢吏部

主事婦家請易婚戚曰夫婦倫也病廢命也吾若不娶彼將安

歸遂執不易

江南通志

盱眙馮應京字慕岡官楚中僉事時楚民困鑛稅馮下車卽語縣令曰邑故無鑛而每邑歲輸金四千餘吾以三尺從事矣於是令以無鑛報而民少蘇

江南通志

徐文炯字中白知沁水縣歸訓子弟力學署堂聯云世閒有幾許名門皆因積德天下第一等好事還是讀書

江南通志

崇成己字仁也讀書好施家遂置有田一區傍湖干適大旱湖竭惟成己之田有塘瀦水猶沒肩令遠近汲取弗禁佃請曰君行義如吾農何成己曰槁我之苗與戕人之命孰急哉因推己食以贍農

江南通志

重修安徽通志卷三百五十

雜類志

辨訛

江南通志有辨訛一卷茲錄其要者若干條其已見於古蹟陵墓各處者不復述

方志爲一邦記載之書所當考訂者地理爲最要人物一切次之蓋疆域舛則無之不舛非僅烏焉亥豕之小誤也舊志辨訛於地理多所正是竊嘗疑古廬江所在或謂江西或謂江北迄無確論而舊志亦未之及茲本懷甯縣志創爲江南之說沿流溯源頗非臆斷述雜類志辨訛

休甯之黎陽廢縣

黎陽廢縣在今休甯縣東南黎陽鄉屯溪率口之間而寧字記謂有隋廢休甯縣在縣東南三十五里南當水口按隋氏休甯治萬歲山乃孫休時海陽舊地不應復有此阯當是誤以黎陽

爲休甯也

當塗之小丹陽

括地志丹陽故城在江甯縣東南五十里九域志當塗縣有丹陽鎮卽故縣也而班固地理志丹陽郡丹陽縣注曰楚之先熊繹所封陳宣帝詔亦曰爾熊繹之遺封按楚始封之丹陽史記徐廣注在南郡枝江正義云歸州秭歸縣東有丹陽城熊繹始封是與此相距幾千里非吳地之丹陽也當塗之故丹陽城乃吳地之丹陽漢置丹陽郡治宛陵丹陽別自爲縣因有小丹陽之名班固以爲楚始封之丹陽誤矣

廬州

應邵曰廬州古廬子國也通典因之復云左傳自廬以往卽此地考左傳杜注廬今襄陽中廬縣漢屬南郡與廬江郡之廬名同而地異又廬州古蹟有同食館唐元和中刺史路應建亦採左傳自廬以往振廩同食之義其誤與通典同

古英國

史記夏本紀封皋陶之後於英六索隱曰地志六安國六縣咎繇後偃姓所封英地闕正義曰英卽蓼也又曰英後改爲蓼數說不同蓋英地久已無可考矣今英山縣始見於元史志續文獻通考云英山縣本羅州羅田縣東鄉地宋淳祐間立鷹山寨咸淳初改名英山因立爲縣屬六安軍是英與鷹以音同而改非卽古英國也英山志云縣有英布宅又因布姓英氏而附會其說耳

黟縣

黟縣之名舊有二說劉煦曰黟音同醫縣南石墨嶺出石墨故

也圖經云新安貢柿心黑木故以名縣二說皆穿鑿考新安志
黃山舊名黟山秦置黟縣取義於此南畿志從其說

松滋廢縣

通典云霍邱漢松滋縣續通典云宿松縣漢元始中為松滋縣
屬廬江郡晉武帝以荊州有松滋縣遂改為宿松兩說互異考
漢書志廬江郡松滋縣東漢時省三國魏置安豐郡復置松滋
縣為屬晉以後因之至隋始改名宿松故隋書志無松滋縣唐
武德初別置松滋縣屬蓼州七年省入霍邱縣通典以唐蓼州
之松滋為漢松滋誤也至續通典晉改宿松之說考宋南齊志
安豐郡仍有松滋縣則以隋改名為正霍邱志松滋廢縣在縣
東十五里漢初置松滋侯國在今宿松縣界後漢省唐初改置
於此武德七年廢考核最明又寰宇記松滋一名祝茲即古鳩

茲春秋鳩茲邑在蕪湖縣既非宿松亦非霍邱記又誤矣

六蓼

六蓼二國虞夏以封皋陶後六後為六安州蓼後為霍邱縣本
無可疑一說六蓼故城俱在壽州遂以六安州為漢濳縣霍邱
縣為漢松滋皆非也

皖城在濳山辨

皇輿全覽及明統志皆云元至治三年分懷甯清朝玉照二鄉
於故懷甯置濳山縣南畿志亦云濳山古有城即府治故址蓋
懷甯縣東晉安帝時置地在三國吳之皖城故新唐書志云懷
甯縣有皖山又圖經云縣之最著者有濳皖天柱三山以地言
之則曰濳山謂其遠近山勢皆濳伏也以國言之則曰皖山謂
皖伯所封之國也以峰言之則曰天柱指其最高者名之也而

三國吳之皖城在今懷甯縣之北今潛山縣亦在懷甯縣之西北一百二十里則南畿志所謂古有城者即吳之皖城及元分懷甯為潛山而潛皖天柱三山皆在潛之境內則今之潛山即古皖伯所封之國在吳謂之皖城在東晉以後謂之懷甯在元以後謂之潛山馬端臨所謂郡邑有時變更山川終古不易者也又考一統志今之懷甯宋端平三年隨府南徙則皖城在潛山無疑而以今之懷甯為皖城者誤也

安豐城有二辨

一在霍邱漢置安風縣後漢為安風侯國三國魏置安豐郡晉安帝省宋末復置東魏郡縣俱廢水經注淮水東為安豐津水南有城故安豐都尉治後立霍邱戍是也此在霍邱之西南界一在壽州沈約宋志南豫州安豐江左僑立晉安帝省為縣宋

齊梁閒屢復置隋開皇初郡廢以縣屬淮南郡唐屬壽州明初省寔宇記縣在壽州八十里今為安豐鄉水經注淠水西北逕安豐縣故城西是也

古舒縣古龍舒考

舊說及府縣志皆以舒城為古舒縣而以廬江為古龍舒按蕭齊志廬江郡舒縣注建元二年為郡治隋書廬江縣注齊置廬江郡梁置湘州據隋志所云置郡之地與齊志合是舒與廬江皆為郡治而今之廬江即古之舒縣明矣但其改舒縣為廬江不知何時梁陳無志可考隋志又不詳後人緣此致疑然其實一也又按漢志廬江郡所領有舒龍舒二縣杜預注廬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明是舒縣在東龍舒在西今舒城在廬江之西則舒城之為龍舒尤為明證且其縣唐時所置上取古

舒城為名後人泥其名以為即古舒縣遂反以廬江為龍舒誤矣

取慮臨潼二城

舊志謂取慮漢縣後魏置臨潼郡謂之臨潼城在虹縣北一百二十里按虹縣北六十里即睢甯界取慮既在虹縣北一百二十里尚得謂虹縣地乎又按秦二世二年取慮人鄭布同起兵圍東海則取慮秦已有之又按臨潼故城在今靈璧縣東北七十里金志元光初議於靈璧縣潼城鎮設倉都監是也而取慮又在臨潼東北屬睢甯界魏收志云臨潼郡治臨潼城孝昌中陷武定六年復置兼置晉陵縣為郡治又云梁武置潼州武定六年改置睢州治取慮城是取慮臨潼本為二城後人混為一城誤以潼州為潼郡也

故虹城

按故虹縣在今五河縣西元和志云武德四年在今虹縣南百里故虹城重置虹縣十三年移於今理即今虹縣也計虹縣南四十里即入五河界則故虹城之在五河明矣

蒙城非莊周故里辨

按蒙邑前漢地理志屬梁國今歸德府地而江南之蒙城在漢為山桑縣屬沛郡至五代時始置蒙城史記以莊周為蒙人應在梁國而非五代所置之蒙城矣商邱縣有小蒙城云是莊周故里

白公勝封邑

廬江郡慎縣文獻通考云白公勝邑按左傳子西召勝使處吳境為白公杜注白楚邑也汝陰郡褒信縣西南有白亭是勝之封邑在褒信矣白公敗吳於慎非封慎也至廬江郡之慎縣乃

江左僑置本漢九江郡浚適縣之地而通考混爲汝陰之慎訛之訛矣

宋國地辨

春秋宋國之地今屬江南者惟徐州之彭城蕭二邑宿州之相銓二縣而國都則在河南歸德之商邱所謂州伯之墟微子之所封是也舊志凡宋大夫華元樂喜向戌諸人皆入鳳陽府人物者非至汝陰郡新鄆縣東漢章帝以封殷後因改曰宋本七國時魏地舊志蓋誤以東漢宋縣爲春秋之宋耳

建德縣堯城舜城

寰宇記舜井城在縣南四里城中有舜井故名按元和志堯城在縣南舜城在縣北本爲二城寰宇記遺去堯城而以縣南爲舜城皆舛也

下邳白門

後漢書云曹操自將擊呂布至下邳城下布與麾下登白門宋武北征記云下邳城有三重魏武擒布於白門大城之門也是白門之在下邳無疑矣三國魏志云太祖軍至彭城陳宮謂布宜擊之布曰不如待其來攻蹙著泗水中及太祖攻之急布於白門樓上謂軍士曰卿曹無相因我自足當明公而輿地志謂白門徐州南門今按魏志云不如待其來攻是至彭城時猶未軍臨城下也曰及太祖攻之急則已及下邳矣且建安初先主爲徐州牧屯下邳呂布擊取之三年曹操攻呂布於下邳決泗沂水以灌城擒布殺之操之擒布在下邳則布所登之白門樓其爲下邳又何疑焉輿地記未審考也

按下邳今江蘇邳州地與安徽無涉

滁陽城

寰宇記滁陽城在廬江慎縣東北六十四里吳赤烏三年遣兵斷滁作堰以淹北道遂築此城按吳志赤烏十三年遣軍十萬作堂邑涂唐其地在全椒六合二縣界與合肥尚遠又晉書志江西廬江九江之地自合肥北至壽春悉屬魏時廬江郡居巢襄安諸縣江津要害之地雖爲吳所據豈能越境築城於此當是魏人所築以備吳耳

焦城

通典亳州理譙縣周武王封神農之後於焦卽其地也有古焦城考史記周本紀注地理志宏農陝縣有焦城故焦國也據此則非亳州之譙矣譙本春秋陳之焦邑左傳僖二十三年楚伐陳取之古焦城蓋陳楚時舊城耳

周瑜城

舊志謂吳周瑜從孫權舉義徙家於舒因築此城按瑜本傳瑜廬江舒人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是瑜本家於舒徙家者乃孫氏也謂瑜徙家於舒者誤且傳稱孫堅興義兵亦非謂權也

天柱山

天柱山舊名南嶽高七十餘仞綿亙數百里連跨安慶六安界其南曰潛山其北曰霍山皆此山也史記武帝登禮灑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應劭曰灑縣屬廬江南嶽霍山也水經注灑者山水名也開山圖灑山圍繞大山爲霍山爾雅大山宮小山曰霍郭注云宮謂圍繞之自唐以前皆以灑霍爲二山至通典以霍

山爲漢濤縣地則天柱似專屬六安而懷甯縣注復云有濤山一名天柱山其說兩歧明楊循吉求其說不得遂謂濤山縣別有一天柱山非漢武登封之南嶽濤山去六安僅數百里山川互互安得有兩天柱乎

濤山縣西北四十里有山口曰天柱山霍山縣東南有南嶽距城十里即漢武登封處以天柱南嶽合爲一山者非也附錄舊志

睢水

舊通志小河在靈璧縣城北六十里即睢水項羽大破漢軍於靈璧東睢水上即此所引與史記合而江南舊通志於徐州之睢水復云楚項羽敗漢睢水上水爲不流即此兩地不同而一事疊見矣

蠓磯

蕪湖縣西南七里大江中蠓磯相傳昭烈孫夫人自沈於此有廟在焉顧炎武云按蜀志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又裴松之注引趙雲列傳曰先主入益州雲領雷營司馬時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備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是孫夫人自荊州復歸於吳而後不知所終也殉蜀之說未知何據

花靨鎮

宋孝武帝建含章殿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殿檐下梅花落額上號梅花妝其地在建康城宮內而壽州之花靨鎮亦以壽陽公主梅妝而名附會極矣

馬頭戍

重刊安成通志 卷三十五 雜類志 辨訛

梁天監五年取魏合肥魏人守壽陽於馬頭置戍普通五年梁取壽陽亦置戍於此其地在壽州西北二十里或以為即馬頭郡者誤晉安帝於故當塗縣置馬頭郡在懷遠縣西南二十里非壽州也

泗州挂劍臺

寰宇記挂劍臺在大徐城臨朱沛水相傳為季子挂劍處括地志徐君廟在泗州徐城縣西南一里即延陵季子挂劍之徐君也按泗州為古徐子國大徐城即古徐子國也漢之徐縣隋之徐城縣皆泗州地而江南舊通志或入於邳州或入於徐州誤矣

段秀實宅

舊志英山縣有段太尉宅按本傳秀實姑臧人自安西府別將

以至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頴節度使其平生宦蹟所至皆在西陲大歷十三年朝京師賜第一區應在長安舊志以秀實曾領鄭頴又嘗賜第遂舉英山之響山以實之不知秀實開府第實在涇原而鄭頴不過遙領以資軍實耳觀馬璘傳云涇軍乏財帝諷李抱玉讓鄭頴可見而秀實之為帥實代馬璘則鄭頴非其所歷而有宅之說誤矣

兒寬

舊通志兒寬載入亳州按史兒寬千乘人前漢志屬青州入亳州誤

當塗辨

後漢書下邳王傳建初四年以九江之當塗等縣益下邳國李賢注當塗在今豪州鍾離縣此說是也而荀淑傳遷當塗長滕

撫傳陰陵徐鳳等築營當塗山中注皆云當塗在今宣州其說互異按宣州之當塗乃東晉僑置之縣非漢之當塗也蓋賢注書時集儒臣張大安劉訥言許叔牙等數人共爲之不出一手故有自相牴牾之處擇其是者從之可矣然今之當塗乃卽晉僑置之邑而古當塗之廢已久

歷陽山辨

明統志歷陽山在和州西北四十里江表傳歷陽縣有石山謂之石印又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吳孫皓嘗遣使祭以太牢蓋今和州古歷陽縣地故所載如此按吳志孫皓傳天璽元年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與江表傳之言合但歷陽之上冠以鄱陽而吳之鄱陽郡由孫權分豫章地置乃今江西饒州地非和州也又胡三省言晉志鄱陽郡無歷陽有歷陵縣陽當作

陵并引饒州圖經所載鄱陽歷陵縣有石印山爲證則吳志及江表傳之歷陽已屬歷陵之訛後代纂志者并不察鄱陽之文直指爲和州之山斯尤誤矣舊志亦仍之而未削也

當利浦辨

明統志當利浦在和州城東漢末劉繇遣將張英屯當利口以拒袁術卽此志說是也舊志不採而引他志言晉王濬過三山王渾遣人邀之濬曰風當利不得泊卽此按劉繇屯兵當利事見吳志孫策傳又周瑜傳瑜從孫策攻拔當利則當利之名其來已久不始於晉也又王濬伐吳自武昌順流東下已至三山則距建康止四十餘里而當利在三山西八十餘里非濬軍所過也況濬本言風利不得泊亦無當字他志所云皆鑿空之說舊志採之誤矣

霍邱辨

明統志云霍邱縣周霍叔處封邑并言叔有冢在縣淮水岸上按史記武王封叔處於霍注引漢書地理志云河東彘縣霍叔所封又鄭元周禮注霍山在彘縣本春秋時霍國地杜預左傳注略同按漢彘縣今山西霍州則言霍叔封霍邱及淮岸有冢之說皆不足據舊志悉仍之是未深考耳且因左傳晉獻公滅霍之文并附會獻公之墓亦在霍邱其誤滋甚

張純

舊志廣德名宦中入漢張純云純京兆人為廣德令有異績按京兆之張純字伯仁東漢人仕光武朝位至大司空其前後歷官具載范史本傳未嘗為廣德令蓋為廣德令有異績者乃吳郡之張純字元基仕三國吳大帝時官終太子輔義都尉其事

蹟皆見吳志孫和傳注中舊志誤合為一耳

吳置新安辨

晉書地理志新安郡吳置按吳志孫權傳建安十三年分丹陽黟歙二縣地置新都郡又吳臣賀齊為新都太守朱據左遷新都郡丞各見本傳則吳置新都非新安也至晉武太康元年始改名新安具見宋書州郡志晉志所云較宋志為疎矣惟吳志陳表傳中有新安都尉之文然此乃傳寫之誤據諸葛瑾傳注中所引吳書蓋表本為新都都尉尤明證也後代纂志者尚有沿晉志之說是未詳考吳宋二史而究其始末耳

魏據濡須拒蜀辨

舊志和州濡須山魏據其西以拒吳蜀此承明統志之文也按濡須為吳要地屢與魏兵相持於此見於吳魏二志者詳矣地

有東西兩關云魏據其西以拒吳是也若蜀境去濡須絕遠其兵安得涉斯地而魏特據險拒之乎吳下蓋衍一蜀字

王範辨

舊志無為州東興隄梁合州刺史王範屯兵於此按屯兵者乃梁武帝從子鄱陽王範王非姓也據梁史範傳太清元年除合州刺史鎮合肥侯景之亂棄鎮出東關請兵於魏東關即東興隄

章華臺辨

舊志章華臺故址在亳州據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杜預注在今南郡華容縣通典云古華容在竟陵郡監利縣即今湖廣荊州府屬縣也蓋去臺地遠矣

牛口辨

舊志潁州霍邱縣城東牛口埠集唐太宗追竇建德處按唐書太宗敗建德於虎牢追奔三十里建德竄匿牛口唐兵執之則牛口即近虎牢不在霍邱地名偶同爾

丹陽郡治辨

自兩漢三國丹陽郡皆治宛陵即今甯國府治至晉武太康二年置宣城郡治宛陵而丹陽郡移治建康今江甯府是也漢丹陽守李宗明統志入甯國府名宦本不誤江南舊通志改入江甯非也

蔣濟

漢末及後五代疆宇分裂所除之官每有遙授而非實任者如漢建安中除蔣濟為丹陽太守是時丹陽已為孫氏所據不得赴郡舊志仍列諸職官非也

唐貞元中陸儔自祠部員外郎出爲歙州刺史赴官未至卒於道詳見權得輿所作墓誌蓋儔雖除歙州而不及莅任舊志採入徽州名宦蓋震於韓愈送陸歙州序而失之耳

陸儔

凌準

明統志和州名宦入唐凌準言準爲和州刺史有政績柳宗元爲作權厝志按宗元志止云以連累出和州降連州初不言在和政績又唐書亦但言準自翰林學士貶連州司馬而不及和州事蓋準先坐王叔文黨出爲和州刺史未至復斥連州故略之也則有政績之說爲誤舊志仍之亦失考矣

王庭筠寓安慶辨

舊志安慶流寓中入金王庭筠云晚愛郡之司空山居其下按

金史王庭筠傳太和元年爲翰林學士明年卒官無晚歲山居事況是時南北分境庭筠以文學貴顯於金不得越疆而寓宋地也

李公麟

明統志南畿志舊省志俱載入安慶府而舒城縣志據所得舊碑龍眠記定爲舒城人考宋史文苑傳云舒州人舒州今安慶也桐城縣志載公麟龍眠山莊遺蹟甚詳則公麟當屬之安慶矣而王禹偁東都事略作舒城人此書在宋史前典核可信廬州志亦不爲無據然以正史爲定

二喬宅 喬元墓

按三國志周瑜傳孫策克皖得喬公二女皆國色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史於喬公不載其名第稱公椰子厚所謂年之長老

通曰公若毛公申公涪公是也曹操祭太尉橋公文案後漢書
橋元字公祖靈帝時遷司空轉司徒柳子厚所謂天子之三公
稱公是也橋與喬姓氏既不同名亦各別況喬公皖人今爲安
慶府潛山縣太尉爲梁國睢陽人今爲歸德府睢州相去千餘
里考太尉傳中絕無避地居皖之事而三國魏志云建安七年
曹公軍譙遂至浚儀遣使以太牢祀橋元其辭曰奉命東征屯
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浚儀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宋眞
宗時改浚儀爲祥符是太尉以睢州人而葬於祥符總與安慶
之潛山無涉也府志於古蹟內載二喬宅云漢喬元避地居此
有二女負國姿宅前有井水猶帶脂粉色因於墳墓內入喬元
墓并易其姓爲喬欲令太尉得佳壻而先使二喬認假父不亦
謬乎又按太尉以靈帝光和六年卒年七十五至獻帝建安三

年孫策破皖之歲凡十六年計二喬初嫁必當及笄之年則方
其始生而太尉已當作土中人矣算其年分亦未合也

唐柴紹墓

安慶府志云唐駙馬柴紹墓在潛山縣太平山按新唐書傳紹
晉州臨汾人尙高祖平陽公主高祖起義旗時有功累封霍國
公徙封譙國貞觀二年卒夫紹以功臣與佐命例當賜塋域陪
葬京師況公主已於前武德六年薨高祖以主有武功特異其
禮令葬用前後部羽葆鼓吹大路麾幢虎賁甲卒班劍其尤爲
京師長安無疑豈有羽葆鼓吹徑行三四千里之遠至舒州而
營葬耶主旣葬長安後五年而紹薨太宗親自臨問豈有不與
主合葬而孤墓遠在舒州之域耶其爲傳譌無疑

廬江辨

廬江者今甯國府之青弋江其別派曰魯港即古廬江也所謂古廬子國者蓋在此

漢志云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應劭注曰故廬子國又陵陽縣自注云桑欽言淮

水出東南北入大江按今池州府石埭縣東北有陵陽鎮魯港石灰河有小淮之名

漢初廬江王國本在江南以邊越徙為衡山王王江北後國除為郡接衡山國除為郡宜曰衡山乃漢志無衡山而有廬江何也蓋廬江王自徙江北之後其故國仍秦名為鄣郡

武帝改為丹陽而衡山之國乃并施廬江舊號

太平寰宇記古舒王廟漢文帝封淮南厲王之子賜為廬江王居舒云云按此可為衡山國仍施廬江舊號之

證猶商遷殷而并曰殷商晉人去故絳而徙都仍命曰絳楚都五遷而仍命曰郢之義也是故言廬江國者當求之江南言廬江郡者當求之江北不得謂郡所治即國所治也或又據山水

二經謂廬江出江西者亦未之考耳

新增本

懷甯縣志

安徽巡撫 臣 陶澍跪

奏為創修省志仰祈

聖鑒事竊查江南通志自雍正七年欽奉

諭旨修輯其時安徽藩司駐劄江甯尙未分移安慶一切文獻每多簡

略前因纂輯

大清一統志經國史館催取志書各州縣無所承藉造送稽遲迄今

數年之久仍未能詳備

臣思致治固宜於因地設教尤重於觀

民古者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而土訓誦訓皆得

以地圖地事地俗入告以施其政誠以一地方之掌故即一方之

人心風俗所係經緯布置藉資考鏡固非徒以備冊府之守已

也我 國家承平數百載

重修安徽通志
列聖累洽重熙休養生息安徽夙稱文物之區涵濡
德化不特名臣循吏儒林文苑志行多有其人卽巖鄉僻壤孝子順孫

貞女節婦例邀

旌典者亦復比比皆是顧聽其歲久湮沒非所以廣

聖化而昭來許也臣與藩臬兩司公餘籌議以爲安徽自分省以來
未有志書卽上下江合修之志於乾隆元年告成迄今已閱九
十載愈久則事愈積而搜訪愈難若田賦水利學校兵制等項
尤關重大未可聽其散佚爰卽酌定章程督飭道府州縣博加
採訪妥籌經費於省城設局纂修期限一年歲事務俾吏治民
風士習咸歸蒼萃用備
國家典章之採除俟書成恭
進外所有設局創修省志緣由謹繕摺具

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道光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內閣奉

上諭陶澍奏創修省志一摺江南通志成於乾隆元年安徽自分省
以來未輯通志於掌故難免闕漏茲據該撫奏明在省城設局纂
修著卽酌定章程督飭所屬博加採訪毋濫毋遺並著予限一年
纂輯成書以重文獻而資考鏡欽此

安徽巡撫臣鄧廷楨跪

奏為創修安徽省志告成繕寫正本恭

呈

御覽仰祈

聖鑒事竊照安徽自分省以來未經輯有通志道光五年經前撫臣

陶澍議請創修

奏奉

諭旨子限一年纂輯成書等因欽遵辦理嗣因各府州縣志年久殘

缺逐條蒐輯造送需時復經前撫臣張師誠

奏蒙

恩准展限在案臣接任以來督飭纂修各員廣為蒐採詳慎修輯又

以門類繁多分手編纂詳略不無互異復聘延學識優長通達

重修安徽通志

舊志原 奏

三

史例之人總司其成覆加訂正刪繁潤簡討古論今俾體例不致參差文法均歸畫一茲已纂輯成帙并經校勘完竣釐爲十門通計二百七十卷繕成正本一分恭

呈

乙覽欽惟我

皇上道協調鴻

聲昭遁駿

挈乾綱而不覆

德合無疆

環坤絡以宏包

恩周罔外

辰居紫極車書大一統之規星紀黃輿土誦典四方之訓遵正直蕩

平之路無黨無偏蒼和親康樂之書有倫有要粵稽江南通志舊有成編逮乎皖上分藩迄無專籍風移俗易不無損益之殊代遠年遙難備研摩之助苟修明之弗亟將考鏡其奚從茲者仰荷

恩俞廣爲諮度發凡起例詳定規程徵獻考文旁蒐事蹟訪閭閻之故實事事表章參郡邑之陳編悉宗體要地理與人倫燦列文章偕政事相宣百度惟貞綜任土作材之利三事允治敘厚生正德之經彙括十門縷分各類溯自乙酉之夏議請肇修迄今己丑之春編排略備雖藉資乎羣力實稟奉於

宸謨臣學愧三長慮慙一得幸與編摩之役獲觀志乘之成竊虞聞見異詞敢納方言於

璧府惟冀

重修安徽通志

舊志原 奏

四

絲綸垂範庶標上格於金模臣謹會同大學士兩江總督臣蔣攸銛

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道光九年六月初六日內閣奉

上諭鄧廷楨奏創修安徽省志告成一摺安徽自分省以來未經輯
有通志道光五年陶澍奏准予限纂輯現據鄧廷楨奏稱業經修
輯完竣並繕寫正本呈覽此書由陶澍具奏創修鄧廷楨督辦蕞
事陶澍鄧廷楨均著加恩交部議敘欽此

安徽通志原序

周禮地官土訓掌道地圖誦訓掌道方志鄭注以爲九州形勢
四方所識久遠之事古來輿圖地志實昉於此安徽自分省後
志乘未有專書僅附見江南通志其時設局金陵於皖江事實
採輯不無闕漏又志成幾及百載纂錄增補誠有待於今日不
可緩也歲乙酉陶雲汀中丞以創修安徽通志上請得
旨予限纂輯條規甫具移節吳門鄧嶰筠中丞繼撫是邦踵前事之
美殫鑑裁之眞督飭僚屬禮聘名碩體例本江南通志斟酌而
損益之重學宮而列之壇廟繪水道而兼及名山驛傳則補詳
鋪遞選舉則別標仕籍凡夫戶口物產鹺法榷務險阨要衝湖
陂隄堰莫不如堂觀庭如掌見指蓋其蒐采也極博而其參究
也至精己丑夏書成分十門統二百七十卷繕寫呈

覽與前中丞被

命均加甄敘刊刻既竣郵書屬予為序夫以承明著作之才提鉛握槧諫士宜問風俗發凡起例勒成一書備采擇於史家資考鏡於來葉優游命筆亦云不朽矣然猶相窺以文字之役也中丞遭際

聖明任封圻秉旄鉞休養生息以蕃以育登斯民於仁壽日取閭閻之利病而熟籌之則是編也固置吏精神之所存而經世之大業出其中又可以輿圖地志諸書概而視之乎語云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兩中丞善作善成後先輝映膺寵眷而樹宏猷助流政教宣布德澤所以緜之尸祝銘之旂常者正未有艾豈獨八公九華大江長淮景其高深而同其流峙也哉予皖人也耕鑿之區釣游之所日在涵濡帡覆之間而深幸鴻

編巨帙得以先覩為快也迺端牘而為之序

道光十年仲秋月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 太傅 武英殿大學士管

理工部事務翰林院掌院學士 文淵閣領閣事 國史館正

總裁入直 南書房 上書房行走軍機大臣軍功隨帶加二

級又加七級曹振鏞序

臣謝 奏請創修志局既開規模稍定適
臣謝 撫未幾內用侍郎以去今撫
臣廷楨 訪撰校閱三歲而書成繕寫上進
臣謝 天子嘉焉臣謝 咸荷議敘之
臣廷楨 命時臣廷楨 以序文見屬例得弁言昔
臣謝 三代之治莫盛於成周成周之治淳厚文雅非一人一時之所
臣謝 安徽通志原序
臣謝 兩江總督之職兼督江南江西而江南又分為三省曰江蘇安
臣謝 徽設巡撫部院二布政使司三按察使司二統治府廳州縣而
臣謝 兩江總督總其成焉自山川風俗人物貨產以逮歷朝沿革建
臣謝 置劃然而分有上下江之目而其書獨有江南通志二百卷乾
臣謝 隆以後又久置不修夫豈非闕事也哉道光五年巡撫
臣謝 奏請創修志局既開規模稍定適
臣謝 撫未幾內用侍郎以去今撫
臣廷楨 訪撰校閱三歲而書成繕寫上進
臣謝 天子嘉焉臣謝 咸荷議敘之
臣廷楨 命時臣廷楨 以序文見屬例得弁言昔
臣謝 三代之治莫盛於成周成周之治淳厚文雅非一人一時之所

安徽通志原序

臣謝 兩江總督之職兼督江南江西而江南又分為三省曰江蘇安
臣謝 徽設巡撫部院二布政使司三按察使司二統治府廳州縣而
臣謝 兩江總督總其成焉自山川風俗人物貨產以逮歷朝沿革建
臣謝 置劃然而分有上下江之目而其書獨有江南通志二百卷乾
臣謝 隆以後又久置不修夫豈非闕事也哉道光五年巡撫
臣謝 奏請創修志局既開規模稍定適
臣謝 撫未幾內用侍郎以去今撫
臣廷楨 訪撰校閱三歲而書成繕寫上進
臣謝 天子嘉焉臣謝 咸荷議敘之
臣廷楨 命時臣廷楨 以序文見屬例得弁言昔
臣謝 三代之治莫盛於成周成周之治淳厚文雅非一人一時之所

克成也周公始營洛邑而畢公君陳保釐東郊不改其政是以
化成而俗美其爲書也周官五篇雜有東西兩周之制蓋掌其
天子事者增益而成之謂其書盡出於姬公非篤論矣漢唐以後儼
薄怠玩無敬事後食之風國史重事讀劉知幾柳宗元所論當
時朝士坐糜廩祿前後推諉有數十年而不成一書者國史如
是則郡國之志乘可知一書如是則當時之政事抑又可知已
惟我

國家立法宏大中外大吏急病而讓夷前有與之誠利矣後不敢
輟也後有除之誠害矣前不敢護也事惟其官不惟其人觀兩
撫臣踵成志書不畫畛域僅一事耳詎不繼美成周駕漢唐而
超乎其上也耶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唐虞之臣相尚以和蕭
韶九成鳳儀獸舞臣以閣臣任總督誠樂見同官之和衷以受

有

天之寵命是以爲序文者如此若夫險踞江淮廣連荆豫典制之繁
古今之異與夫秉筆之姓名爲書之體例則本書及兩撫臣之
序述之詳矣固無俟乎臣言也

道光十年孟春月

太子太傅 體仁閣大學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
兩江等處地方提督軍務糧餉操江統轄南河事務臣蔣攸銘
謹撰

安徽通志序

道光六年臣廷楨奉

命巡撫安徽適前撫臣湖以安徽省志向修於雍正年者分載江南通志而無專書後雖增修未及創造奏請開局纂修得旨俞允旋奉

恩命調任江蘇臣師誠繼任未久臣廷楨適踵其後其書於官師教

養之法民俗樂利之本大綱細目罔敢漏遺皆經前撫臣湖釐

定頒次而布政使臣邱鴻泰酌籌經費事無闕供臣得以延請

名獻從容觀成是書之功誠不敢掠美惟念茲省所轄其疆域

之廣輸人文之殷盛財貨之阜蕃與江蘇殆相伯仲而自春秋

迄宋元明州郡割并職官廢置不常名區勝迹文獻之故事尤

夥故江南通志雖多至二百卷而安徽事猶略不詳物重地大

首尾要最不具今取士之額漕輓之數皆上下江分而撫藩臬之備設與乾隆元年續修通志時體制固殊尤不可就簡因陋以拘守常故為解昔唐李吉甫上元和郡縣志以為差責賦制名物守要害險走集莫備於版圖之書然則彰著誦訓踵事節功使文經武絡悉達京部

闕廷之上民氣動靜視之如咫尺以仰承

聖天子觀民設教洞見萬里又安元元之至意固守臣事也前撫

臣

澗汲汲於是書者其事雖創其事實因而

臣

廷楨

幸承

恩命久蒞茲土積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四載之中克有成緒庶凡為司牧者監成憲圖新功量地以本經因俗以制變益以佐我國家重熙累洽不降階序而運天下之景祚於無窮也豈非

臣

廷楨

遭逢之隆而宜有以志其盛事者哉故不敢以是書非其創

始為辭而敬誌成書之歲月於簡端以備

乙覽之萬一焉

道光九年六月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安徽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兼提督銜前翰林院編修

臣

鄧廷楨謹序

（此處為多欄空白或極淡文字，內容不可辨）

安徽通志原序

皇上御極之元年辛巳冬

臣湖 恭 膺

簡命為安徽布政使將舉一方之利病而興剔之其山川風土人物
官師學校財賦各大端皆不可不周知其故稽諸冊府則吏抱
江南通志進江南通志者修於雍正七年其時安徽尚未設布
政使承明代南畿志之舊上下總歸應天故統以江南志於安
徽既不盡具又自始修至今世歷三紀事日益增未有掇拾守
土而不能舉其籍旬宣之謂何臣有懼焉越癸未正月洊升巡
撫遂與寮屬商修安徽省志部居門目條舉件繫甫定議值歲
大滂奔走撫綏未及成書乙酉四月始以其事入

告得

旨如所請行而臣旋奉

命調任江蘇比臣鄧廷楨至理前緒而恢之搜羅纂輯凡數載告蒞
以其書進呈

乙覽

上謂是舉創始於臣而成於臣廷楨

加恩均予議敘臣例得颺言簡端竊惟安徽前江後淮介南北兩幹
之中幅幘數千里於禹貢兼跨徐揚豫三州於春秋分隸吳楚
舒宋諸國於漢交錯廬江九江丹陽鄣數郡其接壤也多則其
得氣不齊而習尚亦異江北質重江南文秀其大較矣臣嘗周
歷八郡自淝潁以北極於淮泗彌望平原田疇沃衍強本力穡
則富教可興而果勁之餘流爲桀獷亡命不逞時亦竄出其間
有司以爲難治至於宣歙皖桐舒六昔之所謂未通上國者今
則爲人文藪名賢魁碩史不勝書彬彬稱極盛焉豈運會開塞

有時抑亦視利導爲移易也古王者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周
官小行人以萬民之利害爲一書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
爲一書是不下堂階而撫綏之宜控馭之道可按籍而布臣與
是邦父老居且五年友事其賢士大夫而董率其子弟兢兢之
意歷久弗敢忘睹是書之成欲敬附於采詩陳書之義庶以佐
聖天子省方觀民一道同風之治永永無極焉
大清道光十年歲次庚寅季春月上巳日

賜進士出身

誥授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巡撫江蘇等處地方兼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總理糧儲提督軍務

賞戴花翎前安徽巡撫安徽布政使巡視南漕御史翰林院編修臣
陶澍拜手稽首謹序

重修安徽通志

舊志原序

七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安徽通志原序

雍正七年

世宗憲皇帝諭直省重修通志書成奏進刊版藏布政使司署所以使
 守土者經土會辨物生周民俗而資吏治也惟安徽省舊統於
 江南通志而布政使司所藏貯者未有專書蓋其時上下江官
 職猶參伍相備事聯形分其經制固宜至乾隆二十六年增置
 江寧布政使安徽布政使移駐皖城於是撫藩臬之官始備較
 然兩省而志書仍其舊未暇修也今江蘇巡撫臣澍前於道光
 五年巡撫安徽以茲省志書舊統於江南通志者束於卷數宏
 綱具張細目未舉又自通志初創至乾隆元年續修之時民吏
 之涵

聖澤振興治理者迄今又及百年政教軌物因時變通凡鄉邑師田

徵賦誨養之法宜有創修以詳損益謀於屬官士庶僉議曰宜
乃具情人

奏得

旨俞允體要經費部置略定而臣謝奉

命移撫江蘇至今巡撫臣廷楨增勞績勤踵成其事其章墨條目卷

帙部分皆兩撫臣延請者儒通懷商榷臣鳴泰於道光六年仰

蒙

恩命擢任安徽布政使獲與斯役伏念志者志古今之因革而風俗
之醇厚人才之彬蔚繫焉小者為事而大者為政布政使一官
奉旬宣之

命綜財賦之成為全省之政所由匯其大要在察吏以安民而已吏
得其人則教養之政得農桑學校井井有經而城郭宮室關隘

橋梁陂塘渠堰之利無不興也修祠表墓崇德報功旌廉獎孝
之典罔弗舉也風俗由是而益隆人才由是而益盛矣

國家重熙累洽

神聖相承仁育義正之規至周且備百餘年來聰明之長慈惠之師其
因俗類情以善厥敷施者無非

累朝作人之所致則是書之修誠熙載之鴻謨亮工之龜鑑也臣鳴

泰學識夤陋於蒐輯釐訂無能為役惟籌畫經費鳩工督程以

冀歲事書成

天子念前後兩撫臣宣勞始終

褒賞議敘而臣鳴泰幸躬親襄助於其間且於是書有典守之責考

鏡之資則兩撫臣所以上佐

聖天子採風問俗合其道於周禮職方致太平之意以黼黻

休明使凡百有司得所遵循以資廉法者其意不可不表章而詳述之也故謹敘之以備為政者之故實焉

道光十年清和月望日江南安徽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
臣邱鳴泰謹撰

安徽通志原序

臣官山東監司即聞安徽省

奏修通志其後五年臣奉

恩命擢任安徽按察使則全志已恭呈

御覽矣臣謹按安徽省自康熙六年

聖祖仁皇帝專設布政使司以來恭遇

國家重熙累洽德育仁涵聲教覃敷極天所覆一百六十年間戶

口日增沾濡

聖澤爭自濯磨自名臣循吏文苑儒林相繼接出即窮鄉僻壤孝子

順孫貞女節婦例邀

旌典者亦復歲有其人此固必宜記載者矣臣又聞設教必本於觀

風為政莫先於問俗是以周官之制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

四方之志而土訓誦訓皆得以地圖地事地俗告王以施其政
舟車可及罔有所遺况安徽八府五州地大物博匹於江蘇而
專志未有成書卽上下兩江合志之修在

高宗純皇帝建元之始亦已九十餘年愈遠則事愈積而搜訪愈難
前和州牧也懷此者數年逮後改官未之或忘初不自意拜廉
使之

命復來安徽而專志已獲觀厥成也凡人於嘗所宦遊之地每拳拳
於心桐鄉賴上之思古今人豈有異情耶臣來較晚不克從撫
臣之後與參末議而詳覽全書大則食貨學校富教之常經小
則擊壤歌衢風謠之可採分門別類考古徵今庶幾記載之無
遺而勸懲之有藉矣剗剗甫竟例得附名簡端輒忘其謏陋序
之如右

道光十年孟夏月江南安徽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臣恩
特亨額謹撰

Table with multiple empty columns, likely a placeholder for text or a list of contents.

安徽通志原序

今

天子御極之四年臣澍以安徽置行省以來人文之盛與江蘇相埒而志乘闕焉斯守土之責也於是請

旨纂輯安徽通志延攬文學之士攷其山川風土田賦井疆學校以及數百年因革損益之故莅事未久而調任江蘇撫臣師誠任未及暮亦奉內

召今撫臣廷楨政事之暇既延多士旁徵遠引燦然大備復躬加筆削傳其信而闕其疑故文潔而事詳釐爲若干卷以山川爲範而經涂城郭溝洫之制罔弗具焉以風土爲紀而草木鳥獸鱗介之屬罔弗覈焉列其田賦井疆而圍塵漆林可以興百世之利著其學校人物而忠孝廉潔可以振習俗之頹至於

國家掌故史冊舊聞下逮閭閻幽隱悉皆網羅包舉洵乎一省之
良史矣蓋惟我

皇上

天亶作聖之聰稽古右文之

訓撫臣澍等又皆本經術以爲治發文章以報

國故於通志一書或始之或終之提綱挈領殫精研慮上以備

乙夜之觀下以志方輿之盛不亦偉乎昔先尙書臣玉德陳臬安徽

時臣岳良以隨父任至安徽其山川形勝風土人情稍稍見聞

道光六年秋臣岳良拜提刑之

命下車值纂輯通志臣學殖荒落固不足以佐搜討之任然以平生

踐歷之地復見圖籍記載之詳徵諸往古而沿革可指數焉攷

之當今而畛域如綿蕪焉則凡從政者守是編而有以鏡風俗

之原檢得失之故端教化之本以佐我

朝累洽重熙之政於萬禩也豈不懿哉書成臣奉

詔移任閩中尋奉

詔升任江右倦倦不敢忘故謹爲之序

道光十年孟夏月江西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前任安徽提刑

按察使司按察使臣岳良謹撰

安徽通志原序

安徽自我

朝分藩以來以安慶府為行臺省設巡撫鎮其地與江蘇埒於是
儼然一大都會而苦未有專志百餘年來凡封域之延袤郡縣
之移置戶口之增益田賦之出入官司所守輜軒所陳缺然不
備守土者每病之思勒一書而未逮蓋創始之難也道光五年
撫臣始議勅修乃妙簡僚屬廣延耆儒開局肇事既而臣
移撫江蘇其年秋臣蒙

恩量移皖臬念專志之重勅始之難時思與志館諸臣間一商權官
事卒卒無能為役越歲臣恭膺

簡命備藩南楚迄今四易星霜與皖中大吏郵筒往返未嘗不眷眷
於是書也去年冬布政使臣鳴泰以書來告成事且以臣曾忝

同僚之末與聞其事宜有言蓋自臣去皖後今撫臣廷楨踵

其事重加釐定又重以兩司諸臣贊襄籌畫參閱校訂閱五年

之久而始成蓋其難也皖省界大江以北今所轄滁和廬壽在

唐為淮南道宣歙池在唐為江南東西道宋則分領淮南東西

路而江南東路之宣歙池太平廣德今皆隸焉幅幘遼廓形勢

雄壯論者謂江北土風勁悍舒頰毫泗之間其民尚氣好勇非

江以南柔弱可比故治之較難伏惟我

朝重熙累洽政教所暨海宇同風越在邊鄙典章圖籍燦然大備

矧皖桐重鎮衣冠藪澤文物聲明之地而可使一方掌故缺如

其何以敷陳

聖治宣導民風傳曰執璿璣以窺大運則天地之動未足怪也據會

要以觀方來則六合幅湊未允多也斯志之成持之重而成之

難如此故其為書井井然儲諸然統之有章會之有源守土諸

臣因是以周知利害考鏡得失固封疆而稽民數權食貨而美

教化以肅官常以興民俗胥於是乎在豈不偉與臣不敏無功

於是書猶得掛名簡末與有榮幸故樂為之序

道光十年二月湖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前安徽按察使司按察

使臣裕泰謹撰

安徽通志原序

執經之士考千秋之得失其則何徵守土之官釐百度之廢興非志則何據志備史之一也而尤與政通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嗣是以益堅撰地理酈道元注水經唐有郡縣之圖宋有寰宇記元明皆因之志一統此豈僅備一朝之掌故哉凡欲為操治者作先事之師資也安徽面淮負江地兼吳楚擅東南形勝夙號聲明文物之邦惟舊志統於江南分省以來未經專輯時差增纂

大清一統志史臣徵貢方言備石渠蘭臺之選前撫臣澍議

奏創修歷五載今撫臣廷楨督修成帙繕寫

奏進得

溫旨褒嘉蓋

國家承平二百年矣大江南北兵革不試文教聿興川嶽効靈雨
暘時若其禮樂農桑淑陶而培植之者都人士雲蒸霞起德行
道藝美不勝書卽五行百產天之寶蔚爲地之華亦莫不吐異
標新被潤澤而大豐美此聽其湮泯漶漫而不傳將何以大車
書之盛垂成憲而詔來也顧江文通曰史家之編莫難於志
施愚山曰作志之難於作史常璩之述華陽詞恢詭而事情
不切宗懔之譚荆楚事瑣細而體要無關非擅三長去五難不
足備休明之任是書也夫歷代之簡編舉百年之廢墜凡疆域
山川之險易農田水利之修廢於文振武之因革與夫循吏儒
林幽人淑媛之遺烈芳蹤燦爛大備而事兼雅俗道括鴻纖體
裁一稟於正足傳於後而信於今官斯土者據圖以攷按冊而
稽洞悉乎端本善則彰教維風之故以措因時因地之宜閭室

一燈巨津一筏其嘉惠豈淺詳哉臣星於丁亥夏五奉檄莅鳩
江僻處一隅未獲與執事詳臣攷獻徵文槩錯商確以贊一詞
竊幸是書之適觀厥成也例附言簡末以誌恭逢其盛云爾
道光十年孟夏月安徽宣池黃道臣色卜星額謹撰

